



上海少年

文艺丛刊

1313746/15

2



又是一艘!

钱锡琪 摄影
哨石 配诗

迎朝阳，
披霞光，
浦江溅起万朵花，
又是一艘跃下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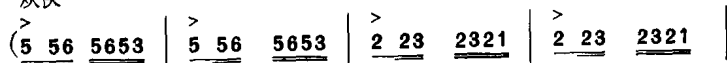
乘东风，
劈海浪，
工业跨上千里马，
党的路线指航向!

颂歌向着“十大”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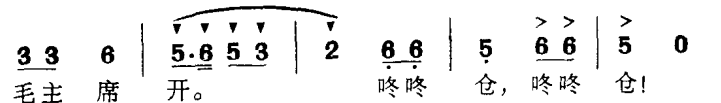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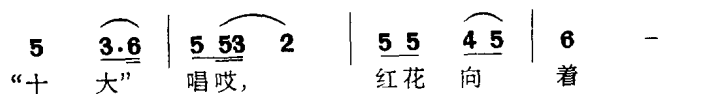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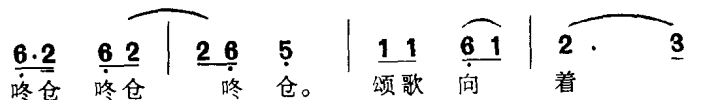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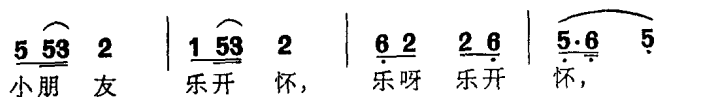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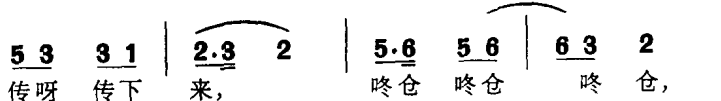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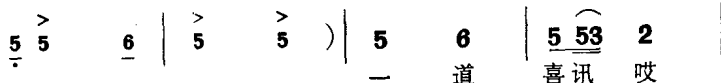
1=G $\frac{2}{4}$

程逸汝、贾立夫词
众 庆曲

欢快



(加锣鼓)





目 录

全国人民庆“十大”(红小兵诗歌一组)	(3)
国庆游园会(诗)	严祥炫(28)
汽球歌(诗)	汪婉华(29)
积粮小曲(诗)	潘礼和(60)
新来的钻探工(小说)	翁世荣(7)
铁虎(小说)	矫健(18)
圆规和磨盘的故事(小说)	颜煦之(30)
配袜子(小说)	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创作组(41)
大潮汛的前夜(小说)	周洪明(62)
开往韶山的列车(散文)	王家林(52)
民警礼赞(散文)	牟怀柯(75)
小青蛙找外婆(童话)	秦节(69)
两捆柴(独幕话剧)	阎宗文(79)
一只蛋(故事)	沈浸(90)

新芽	接棒·····	王 华(94)
新芽	创作剪纸《欢迎》的时候·····	奚立康(95)

上 海 少 年 新 芽 书 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文 艺 丛 刊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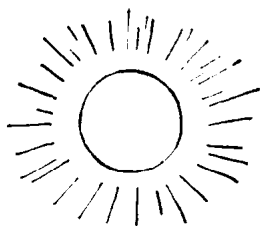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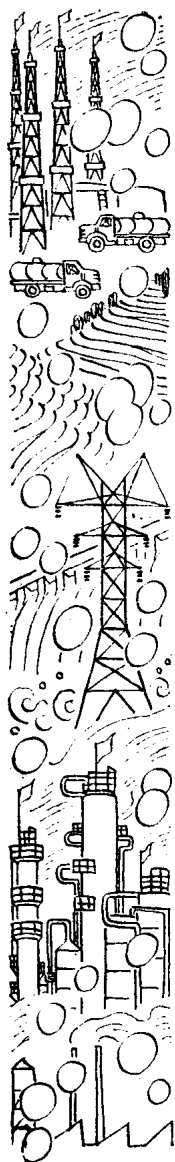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

(2)

印数 1—150,000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R10171·247 定价: 0.19 元



全国人民庆“十大”

永嘉路小学 陈 瑶

锣鼓声声震天响，
红旗飘飘漫天扬；
“十大”东风传捷报，
满怀豪情歌唱党。

解放军，庆“十大”，
心红志坚紧握枪；
敌人胆敢来侵犯，
坚决把它消灭光。

工人阶级庆“十大”，
披荆斩棘无阻挡；
多炼钢铁多造船，
要为祖国争荣光。

红小兵，庆“十大”，
天天向上争“三好”，
从小学习工农兵，
长大要把祖国保。

贫下中农庆“十大”，
丰收棉粮堆满仓；
自力更生学大寨，
誓为祖国披新装。

全国人民庆“十大”，
深入批林觉悟高；
坚持“三要三不要”，
继续革命志气豪。

万岁，万岁，毛主席！

永嘉路第三小学 王 晶

天安门上飘红旗，
金色阳光照大地。
红小兵，拿起笔，
庆祝“十大”表心意。

颂歌千万曲，
向党敬个礼。
挥舞彩笔写大字：
“万岁，万岁，毛主席！”

新党章，闪金光

丹凤路第一小学 薛 习

新党章，闪金光，
翻开党章心头亮。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朝气蓬勃多兴旺。

新党章，指方向，
字字句句印心上。
无产阶级先锋队，
誓把人类全解放。

党的阳光映彩霞

上袜一厂子弟小学 丁 敦

祖国到处放光华，
我画山河献“十大”。
桥跨大江飞南北，

广阔原野竖井架。
着色添彩多壮丽，
党的阳光映彩霞。



革命江山代代红

永嘉路小学 严寒珠

霹雳一声天地动，
红霞穿透雾千重。
星星之火燎原起，
全国高歌《东方红》。

笑迎山河映彩虹，
“十大”又把东风送。
深入批林不放松，
革命烽火正熊熊。

阶级较量硝烟浓，
路线斗争风云涌。
团结胜利开“九大”，
粉碎刘贼复辟梦。

锣鼓声声震长空，
继续革命无顶峰。
红小兵，学工农，
革命江山代代红。

去见毛主席

津子湾路第二小学 刘恭元

搬来小板凳，
前后排排齐，
弟弟当司机，
呜呜拉汽笛。

我在后面坐，
昂头挺神气，
手捧决心书，
去见毛主席。



台湾一定要解放

上林一厂子弟小学 丁 敦

海鸥海鸥快快飞，
飞到台湾送喜讯，
告诉台湾小同胞，
“十大”召开齐欢庆。

祖国大陆红小兵，
日夜想念小亲人，
台湾一定要解放，
各族人民心连心。

天下大乱起风暴

瑞南小学 郑 华

革命形势无限好，
天下大乱起风暴。
反对美苏两大霸，
春雷滚滚传捷报。

“十大”公报发号召，
提高警惕把国保。
马列红旗高高举，
反修到底不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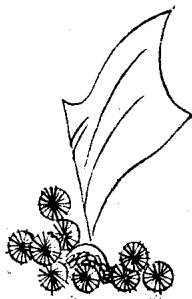
我为“十大”献礼忙

永嘉路小学 张 琼

小剪刀，亮晃晃，
我拿彩纸剪花样。
啥花样？好花样，
“一大”会址闪金光。

“一大”会址闪金光，
革命历程多辉煌。
红小兵，心花放，
我为“十大”献礼忙。

五彩新画配新诗，
谱上新曲齐欢唱：
“歌颂领袖毛主席，
万岁中国共产党！”





新来的钻探工

翁世荣

(一)

何广兴班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钻探工人。他，胖墩墩的身子，黑苍苍的脸，站在那里，真象一座黑铁塔。他现在正站在钻机旁边，聚精会神地操纵着飞转的钻杆。

这时，他的徒弟张盛急匆匆地走进帐篷里来。因为他消息灵通，所以班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广播喇叭”。果然，他现在又带来了“最新消息”：“师傅，同志们，新工人到了！新工人到了！”

他们这个钻探分队正在为这个山区的一些新建工厂寻找地下水源。时间紧，任务重，领导上决定给他们增加一些新工人。何师傅早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但没料到来得这样快，所以高兴地问：“来了多少？”

张盛伸出一只手，翻了一翻，“有十个！其中还有一个怪孩子。”

“什么怪孩子？”大家不解地问。

张盛一面用手比划，一面有声有色地说：“个儿只有这么

一点，象只小鸡，另外，名字也怪，叫波——波——”

“乱弹琴！”

“真的。队长叫你马上去。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张盛认真地说。何师傅让其他同志看好钻机，抓起一块抹布擦了擦手，就和张盛一起往队部走去。

队部办公室门口很热闹，工人同志都围在那儿看新战友。新来的十个青年都穿着队里发的一色棉蓝布工作服，整齐地站成一排。队长站在他们面前点名。

张盛拉着何师傅从人堆里挤进去，指着排尾的一个青年说：“喏，就是他，就是他！”

何师傅仔细一看，这个小青年的个子是比较瘦小，工作服显得大了一点，肩膀有点塌下来，裤脚管已经卷了两层，还是拖在脚背上。

队长这时正好点到他的名：“李波——波！”

“有！”他双脚一碰，响亮地回答。何师傅眼睛一亮，没想到这个李波波个子虽小，却那么有精神。

队长点完名，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说完，就对何师傅说：“老何，你来了。这是你的老差使了，还是由你帮助他们安排一下住宿！”

何师傅点了点头，对新工人说：“行！大家跟我来吧！”

这时，人们都热情地拥上去帮着扛起行李往宿舍走去。何师傅帮李波波抓起行李包，一面走一面问道：“你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名字呀？”

李波波这时已不象刚才点名时那样的大嗓门了，而是带着羞涩的神情，小声地说：“我从小体质不好，人家看到我瘦

小，总是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身体太弱了，要好好给他补补。讲多了，补补就成了我的小名；后来喊惯了，就取了一个李波波的学名。”

“唔！”何师傅听他这样说，差一点笑出声来。

李波波连忙抬起头来看看他的脸色，有点紧张地说：“师傅，你放心，我只是瘦一点，力气小一点，我不会吃补药的，我会锻炼的！”说着，要从何师傅的手里夺过自己的行李。何师傅让过他的手，亲切地说：“对，只要有决心，有志气，身体差一点没关系，可以锻炼！”

何师傅刚跨出宿舍门，张盛迎面跑了过来，他又带来了“最新消息”：“师傅，队长把各班班长都找去了，看样子要研究新工人的分配了，叫你快去，我们可要挑几个棒一点的，可别要波波呵！他，小鸡般的一个人，不要说叫他扛钻杆，我看大管子钳兴许还提不起来。”

何师傅看了他一眼，严肃地说：“是鸡还是鹰，现在还很难说。对新同志我们都应该热情欢迎，不能挑肥拣瘦的。如果队里决定把那个波波分配给我们三班，我倒是打心眼里高兴。”

“你……”张盛有点不解地望着何师傅。

(二)

李波波果然被分配在三班。

李波波是应届中学毕业生。他父母都是纺织厂的工人，只有他一个孩子。他在学校里是个红卫兵排长。平时，大家一讲起毕业分配的时候，有的同学就说：“你呀，再积极争取也

没有用，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身体又这么弱小，领导上是不会批准你到外地去的。”可波波心里不是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决不能因为是独子，身体差一点，就心安理得让组织上照顾，而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因此他当时没有吭声，却加紧锻炼自己的身体，早晨提前半小时起床练跑步，晚上睡觉前用沙袋放在肩上练耐力。分配的时候，他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后来领导上决定分配他去工矿。他知道有地质队的名额，就几次打报告要求到地质队去。领导上见他决心大，父母亲也热情支持，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一报到，知道去山区参加一项探水的任务，他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又知道自己被分配在先进的三班，心里更是乐滋滋的！他决心要好好向老工人学习，认真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钻探工人。

今天，波波开始正式上班了。机台上一派热烈紧张的战斗气氛。现在钻机已经深钻到地下一百五十米，正好碰上一片矽质灰岩。这是一种最坚硬的石头，只见钻杆咕噜噜地转，却一直打不下去。

张盛额上挂满了汗珠，手用力地按住了剧烈颤动着的操纵杆，一个劲儿在猛钻。好不容易下去了六



米，需要马上接钻杆了，他关掉钻机，对波波说：“快，接钻杆！”

“喂！”波波应了一声，立即拿起一把大号管子钳去松开钻杆的接头。但用力扳了好几下，接头还是纹丝不动。这时，一根钻杆已经从升降机上挂了下来，应该马上接上。波波有点紧张起来，汗珠从鼻尖上淌了下来。他把整个身子扑在管子钳上，用力地扳。

张盛对波波分配在三班，心里本来就有点疙瘩，现在见他这副吃力的样子，心里更不耐烦了。他从钻机上下来，说了一声：“怎么搞的！”一把夺过波波手里的管子钳，猛地一扳，接口扳开了。

波波连忙又要过管子钳，涨红了脸说：“小张师傅，行了，我来卸下来！”

卸钻杆这玩意儿看看好象方便，其实可不简单，你要就不松口，一松口，就得以最快的速度卸下来，立即套上新钻杆。不然，水泵里压下去的泥浆水马上要喷出来。波波手腕的力量不够，卸得很慢，哗的一声，泥浆水冲了出来，喷了波波和张盛一脸一身。

这下，张盛再也沉不住气了，恼火地说：“算了，算了，你别在这儿出洋相了。”波波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时，何广兴师傅正好拎了钻头从外面进来，这一切他都看到了。他连忙放下钻头，走过去帮波波迅速把新钻杆套上，三下二下就拧紧了丝口，从脖子上取下毛巾，递给波波说：“波波，不要紧，第一次搞嘛！难免要出点洋相。快去洗一洗！”

波波接过毛巾，内疚地望了张盛一眼，走出去洗脸。

何师傅看着张盛恼火的样子，批评他说：“干吗吹胡子瞪

眼睛的，这是对待新同志应有的态度吗？我知道你很早就盼望新同志。但是你盼的只是多来几个人，考虑的是生产上的指标。你就没想到，党和人民把这些青年



到我们机台上来，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有责任培养他们，帮助他们。”

张盛听师傅这样说，觉得自己刚才对波波的态度确实太粗暴，有点理亏。

下班以后，何师傅蹲在一堆废岩芯旁边，挑来挑去拨弄了好一会，才找到两个大小一致，重量相仿的岩芯，兴冲冲地去找波波。

走到离宿舍不远的地方，何师傅忽然听到了一阵“澎！澎！”的有节奏的声音。他随着响声望去，那儿有一条小沟，上面铺着一块大钢板，为的是让汽车能够开进来。现在看到钢板旁边有一个矮小的背影，手里举着一把十二磅的大铁锤，正在一锤一锤地敲打着钢板。这是怎么回事？何师傅赶忙走近一看，原来是李波波，他脱掉了棉衣，身上只穿着一件球衫，正敲

打得满脸通红，头上象蒸笼一般地冒着热气。

“波波，你锤这钢板干什么？”何师傅问。

“练臂力呀！我这该死的细胳膊……何师傅，刚才不能怪小张师傅，他心里急，我心里也急。”波波放下铁锤说。

何师傅把两个岩芯递给他：“用打锤练臂力不方便。喏，我给你找来了两个石哑铃。每天早晨练几下。”

李波波接过岩芯，心里热呼呼的，激动地说：“师傅，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钻探工人！”

(三)

这口井的设计方案是二百米。现在钻机已打到了二百零八米，仍然滴水未见。大家的心情都焦急万分。有的同志建议继续往下打；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换个井位再打。党支部、队委会专门作了研究，决定还是深入洞穴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地层的第一手资料。这个任务交给了三班。

张盛立即又把这个“最新消息”带到了三班，这下，三班沸腾起来了，大家围着何师傅直嚷嚷。

张盛抢着说：“师傅，让我去吧！”

“让我去！让我去！”许多工人同志都争着要去。

何师傅看了看波波，只见波波涨红了脸，也正在望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讲什么。

何师傅笑了笑说：“好，大家不要争了。昨天党支部研究过，决定由张盛、李波波和我三个人下去。今天作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行动！”

李波波激动得要跳起来，他使劲地摇撼着何师傅的手，一个劲儿地叫唤着“师傅！师傅！”一会儿又走到张盛的面前，高兴地叫道：“小张师傅……”

“这……”这一段时期来，张盛对李波波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他想，钻洞可不是闹着玩的，波波能行吗？又一想，反正有何师傅带队，让他去闯一闯也好，因此没有把话讲出口。

第二天早晨，全队的同志几乎都跑到洞里来了。这个山洞离机台大约有两里路，在一个山脚下。洞口很小，长满了小松树，表面看不出来，但当你拨开松树弯身走进洞口，就发现里面大极了，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洞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钟乳石，有的象宫灯，有的象走兽。洞里雾气腾腾的。在这大山洞的尽头，有一个坡度很大的小山洞，望进去阴森森，深不可测。

何师傅、张盛和波波全副武装：穿着厚帆布的工作衣裤，头上戴着安全帽，脚上穿着长统靴，带了水壶、电筒、榔头、罗盘。张盛胸前还挂了一部报话机，象出征的战士一般，精神抖擞。

队长举着熊熊的火把，最后检查了他们的装备，特别是拉了拉他们腰里缚着的绳子。觉得一切都妥当了，就对他们说：“祝你们胜利完成任务。记住，一定要和洞口保持密切联系。”

他们三个都点了点头。何广兴师傅说：“下！”

三人开始进入坡度很大的小洞。何师傅在前面，张盛在中间，波波跟在最后。洞里很潮湿，山石上长满了藓苔，很滑。波波一脱脚滑了下去，张盛和何师傅给波波一冲，也站不住，三人哗的一下，滑出了一丈多远。